



七四

崇禎七年八年

國權

甲戌崇禎七年

十明申朔兵科給事中史可鏡劾總督陳奇瑜報撫賊一萬
三千人勒回延安似延安人專盜也又巡按陝西御史傅
永淳言漢南降盜出棧道渡渭水陷城占邑所在騷然昨
報寶雞縣殺百五十餘員鞏昌鳳翔西安各報麟游汧陽

鹽官談遷孺木著

隴州隆德并三原攻劫皆所撫之盜陳奇瑜專主招降
謂盜已革心不許道塗盤詰入一邑而邑不敢問入一郡
而郡不敢問開門揖盜剿撫兩妨恐種禍不止三秦也
乙酉吏部推孫陞為戶部廣東司郎中謂嘗縱奸不允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奏贖使臣杜三策楊掄辭卻之
丙戌刑科給事中王猷請大開命俟之
代府鎮國中尉充鯤言宗祿八年未給命速之
農壇成

丁亥王之臣為將軍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廣西

朱國勳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福建

戊子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崔良用往西寧

監視及茶馬御史易壯馬

己丑諭戶部督金花銀虧額二萬餘

命兵部令四川巡撫嚴飭道將扼險偵防仍相機夾剿

叙中後所戰守功進祖大壽太子太保祖大弼實授都督

同知方一藻右副都御史餘陞賞有差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吳姓言禦下須塞外若入塞而援

截其力甚難招安流盜最宜慎重書云鐵厥渠魁脅從罔

治未有舍渠魁而概散之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更遍地窮荒無居無食給免死票遂革心易慮乎哉

禮部覆試貢士姚軒雲殿一舉四川羅儒臣廣西宋偉祚應天黃美中李懌陳貞元除名

辛卯駙馬都尉齊贊化評奏戶部尚書周士樸謂墳價貌詈也

命禮部下李天經魏文奎數木星逆行順行

壬辰故部尚書趙紱殉寇請卹下吏部

諭祭故右諭德倪嘉言

癸巳河南流盜掃地王等趨東南自霍山英山分掠潛山

太湖宿松

甲午予故南京太僕寺卿李右諫祭葬

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精兵三萬除九路城堡分戍一萬

三千七百人鎮城共一萬六千三百餘人馬一千九百餘

匹

乙未遼東總兵祖寬抵靈寶知縣滕之倫言盜三百騎突

城下聞官兵至解去距城六十餘里朱陽關連營澗口則

混世主萬川口則張獻忠水頭則整齊王各衆數萬會戰

敗之斬百二十一級

祖大弼為征西將軍都督同知總兵官鎮守寧夏侯良柱
為都督總兵官鎮守四川

總理戶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

丙申上連御經筵雪朝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績姜逢

元侍郎陳子壯少詹事文震孟右諭德姜曰廣倪元璐修

撰劉若宰母忌諱震孟講春秋上親批仲子歸瑁講章

云正見當時朝政有關所以當講以此類推春登義皆有裨于治道矣

許嘉定伯周奎暫回籍并允肩輿

都督僉事袁祐進署都督同知仍食僉事俸

丁酉命總兵鄧玘簡銳二千五百人屯臨洺相機剿寇餘

兵還薊鎮其延綏寧夏甘肅固原援兵屬陳奇瑜調遣洪

承疇標兵夾擊其陝西山西河南鄭陽四川各巡撫俱分

布要害扼截應援

己亥旌華亭光祿寺署正廟懿德初懿德父置義田四萬

八百餘畝助役懿德又置青浦義田萬畝

宣府總兵官張全昌大同總兵官曹文詔山西總兵官睦

自強俱失事免

庚子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范景大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周
之綱為兵部右侍郎俱南京陳以聞朱大啓為刑部左右
侍郎

工部尚書周士樸以公主墳價題覆蒙溷削籍

予故 陳薦祭葬

辛丑御史羅元宵請考選館員并及中書舍人不許

壬寅逮河南提學僉事胡解以前萊陽王訴為諸生所毆

也

癸卯吏部尚書謝陞工五事杜請謁禁書牘慎始進嚴操

守按吏弊 上是之

巡按蘓松常鎮御史祁彪佳奏長洲故右都御史朱紉故

科給事中陸粲無錫故南京工部右侍郎葉茂才皆真

忠節乞賜謚吳江故嘉靖庚子貢士張基崑山故萬曆辛

卯貢士歸子慕吳縣故萬曆壬子貢士^朱陸宣皆真孝廉乞

贈官章下所司

甲辰巡撫河南玄默報賊數千人自商州維南突犯北朱

陽鎮去之

故都督馬世龍贈太子太傅予祭葬

乙巳賊陷陳州圍靈寶官兵擊之賊奔西 未陽諸山
丙午信陽賊南自應山德縣以犯宋家河掠京山
吏部文選 戴澳降山東布政司昭磨

巡按廣西御史張宸極報本月二十四日論囚有旨此日
禁刑敢不遵守後并飭各撫按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許士柔言臣備員史局觀

皇考改錄世系獨略謹按原錄萬曆乙巳十一月十四
日 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 孝和皇后出此 熹廟篤
生之自當書也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 皇考第二子命

某名 孝和皇后出追封簡懷王己酉七月十五日 皇

考第三子生某名母選侍王氏出庚戌十一月十六日

皇考第四子生命某名母選侍李氏出此諸王遍生之自

所當書也追我 皇上龍興之瑞 孝純懷日之祥在萬

曆庚戌則聖母族封號錄中當具載乃閱改錄則 皇上

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

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且徧及諸王之生與

所生之日花萼相輝之美鳴鳩並飼之仁不書也所書者

止乙巳 皇考第一子而已原錄之詳慎如此改錄之慢

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 工是之
已酉王樸為征 將軍總兵官鎮守大同
賊自京山不攻間道趨 顯陵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聚
秦中李自成在乾州招之不聽馬守應在武功而河南賊
出永寧陷靈寶

甘肅總兵官柳

繳崇禎六年燒荒勅諭於七年八月

上詰責之

儒將孟應熊張大謨姚之夔各戍邊

進沈世魁都督僉事

故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徐可求贈右都御史廕本衛正

千戶一輩

辛亥土寇引流賊陷盧氏

壬子劉遵憲為工部尚書錢春改南京戶部尚書

逮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練國事

李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潘曾紘為右副都御史巡

撫南贛汀韶

總兵左先擊李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餘級
即還富平自成陣失其弟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自成

屯乾州安家莊真寧知縣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被執
失其印三顧逆其詐早避堡上賊有奔涇原者扼於洪承
疇東奔華州渭南者扼於趙光遠遂折入南山時官兵三
戰共斬一千二十餘級於渭河南北而華陽南原之賊夜
偷山中出朱陽

是月貢士朱陞宣卒陞宣字

吳人萬曆壬子貢士四

上春官戊辰念親老不赴辛未服闋再赴學行醇篤年五
十六學者私謚孝介先生御史祁彪佳奏薦明年贈翰林
院侍詔

十月癸丑朔丙辰陳必謙為南京光祿寺卿

賊自城固趨洋縣

丁巳日晷星晷二器成

進成國公朱純臣上柱國郊祀攝事也

戊午蔡奕琛為大理寺卿

詹事姜曰廣署翰林院事

總督陳奇瑜請各巡撫總兵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

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分委其過

己未戶科給事中許世蓋奏外吏入覲考選之期又以錢

糧完欠為去留然不分完欠之由而梳課以功令又無以
服勞吏之心如甫經截衆而隨即解到功過自不相掩宜
撫按題復如道解赴部旦夕可至宜令回任又或州縣輸
之府司庫收可憑而司府那借補別項若仍作未完是下
吏代上官受罰也又如州縣輸之司府候府解入京若仍
作未完是急公因役受累也乞勅該部下撫按備查果州
縣完司底借則罪不在州縣倘州縣未解借詞支吾則據
實題參從之
庚申賊見左光先兵不出遂東走光化始追之失利

副總兵曹變蛟往戰鄆縣富平時提刀身先士卒洪承疇
請加總兵銜

壬戌賊自洋縣趨石泉又河南賊陷英山縣前焚霍山縣
癸亥盡免山東五年上逋租

甲子命順天戶祈雪

巡撫河南陳必謙率衆將李雲程等自洛陽趨偃師監軍
道同祖寬趨嵩汝皆賊走汴之路也時李自成奔偃
師鞏縣初自潼關至張獻忠等奔嵩汝為豫楚合寇賊夜
偵左良玉在偃師也偽向開化漸西移犯河南

乙丑陳贊化為右通政

高邑知縣方隆以漁利殃民戍邊

祖寬擊賊汝州之葛莊楊家樓合劉肇基羅成共斬一千

四十九級俘八十四人賊西遁是日伊賊攻嵩縣我砲

卻之

丙寅殺胡堡守備劉宗傳報揮漢部夷百餘人叩關乞市

太監劉以聞

丁卯盧抱忠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尤弘勳為總

兵官鎮守宣府

萬全左衛指揮使常如松贈叅將襲都指揮金事一革後

仍指揮使杜詩秦之英並贈游擊將軍世襲指揮同知

己巳吳江人虞燧言五事嚴鄉約復水利禁遏糴除造謗

恤民役上是之

兵部武選主事蔣燦乞減原任上蔡加派下戶部

賊攻漢陽縣

左良玉還救河南賊已出龍門并歸東路

庚午禮部請故

吳暘諭祭上以贈鄉足酬其勞

不許

總督漕運楊一鵬議濬泗河從之

禮部奏十月朔故周府柘城王肅濠妃李氏奏肅濠萬曆三十一年受封元妃邵氏繼妃李氏於萬曆三十九年選

賈

妾金氏生子恭炆恭頰等又妾陳氏生恭 崇禎五年五月肅濠薨以恭炆恭頰氏寓毒食中弑王預謀則

進忠 蜀也夫王妃所列弑父虐母未可懸斷恭炆肅襲

封而甘禽行梟食之惡李氏自稱失寵二十年將母怨其母而及其子與乞下河南撫按遣訊仍推勘長史當日告哀及諸宗結保其情必露矣

辛未鍾蚡為順天府尹

賊犯門陽縣

壬申宣大總督張宗衡山西巡撫戴君恩宣府巡撫焦源

清大同巡撫胡沾恩各遣戍勦遠總督傅宗龍削籍追金幣

癸酉諭部院曰近來士鮮實行人多飾情在獎薦乞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欲欺人以鑿空描影之言敢於奏上人才自古稱難何揚詡浮詞編或字內迄今多故有何幹濟實效全踈諛誕成風亟宜禁止今後部院推舉撫按

奏薦及其子孫請乞該部題覆贈卹等疏務核實從公不
得濫詞欺溷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制
虛各一策其制實一策曰最急莫如離與諸交昔漢先零
解仇交質趙充國以為至秋必變今奴掠勢并虎翼飛食
涇鎬之事慮在來春宜勅樞臣秘通邊吏乘茲方合伐其
本謀凡古離交法惟用間陳平之離項范蠡武之離晉秦
魏武之離韓遂馬超慕容廆之離宇文高段並能挽膠漆
為水火俾疆境危而復安今獨何為橋足揜胸坐承禍患

一也其次曰繕旁邑奴用兵無他長而微知聲擊潛虛之
法向以吾備關即不趨關而趨口今知吾備口又不趨口
而趨雲上度其再來必不趨雲上而趨薊又必不逼京城
而抄旁城其抄旁城必不先乘堅而乘瑕今嚴郡雄州或
亦猶知守計惟近畿玉田三河豐潤平谷等邑土墉低頽
可趨而越有如一入因此為糧即使游奕逍遙我亦坐困
宜及時增庫繕薄大脩守具庶可以堅壁清野奪其久持
二也其次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不禦不追罪繇將吏
嬰城力守勞在師徒今罰行賞稽臣慮沙中從此偶語矣

臣查守兵月廩不及戰糧五倍今京士完師而返賞不踰
時援卒驕蹇不前猶然厚奉相提而論誠似非平昔唐邠
寧兵衆以神策賞殊怒憤變生可為殷鑒謹條二議或量
給賞資勵其守氣或倍增糧額責以成功粹有邊烽遂可
不煩征調三也其次曰靖降夷夫收夷非計而既云不拒
則江統彼戎之論又非可拘於今何則以今來歸昏散丁
零衆非如魏晉五部氏秦鮮卑之比近者譁逃即繇我人
挑誘惟慮釁端已見終善為難調馭之方存乎權智蓋不
在主持甘苦與共之情而在行部蕃漢不分之跡使得各

無猜貳或聽互為婚姻視瘰猶肉瘰亦何害否則突厥九
成之變動可憂虞四也其次曰益寇餉秦晉流寇蔓延日
滋苟圖必剿必可得惟以餉匱每來疾呼臣惟竭天下
以奉遼左不以為厲今秦晉自急還使自饋又曰非宜乎
請聽兩省以舊賦之半新賦之全留輸行間以茲小移必
有大省五也其次曰儲邊才夫邊才難辨比於隔垣而觀
正使有之何容易信臣惟上智自繇天授餘才皆本習成
練習之功自非一日諸凡近邊縣令青部設法選掄科貢
罔拘惟求英茂因著為令減俸超遷三年見能即陞本道

而自僉臬以至藩長悉亦覈其成績減俸加銜本方節鉞之才即取諸此節鉞無缺則加三品卿銜照例三年一任其子如此則以戎馬軍旅為家當塞責者稀而有不次世及之恩波願從亦衆六也其次曰奠輦轂昔漢徙富民以實京師豈無深意蓋無事則衆貧樂其通潤有警則群心倚其重遷今都城蕭竭不忍見聞車戶動至傾家流商嗷然載路重之市井亡賴以告密為佃漁每一波牽輒連數十幸而得雪家已蕩然凡昔所號巨賈殷家悉無兼辰之食五方游衆無所依歸剝刻公行職此之故誠恐一旦告

急人無固心掉臂開門勢所必有宜急議培養無靳膏澤通草豆官買之例以省他徭推訪察停禁之恩而除濫戢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沈可小康馴臻大定七也其次曰嚴教育國家之所以教者二教官以秘館教士以辟雍今以治才為實際儲之宏文一入金門遂稱開局又容與焉是化有用為無用也欲使無亡所能莫如教習教習之法宜大更絃古事經史今事典故遠事祖憲近事時宜凡所誦著考索悉取諸此又或設為處分時相問難以深微其意窮致其才禁宴會簡游謁日省月試灼然有程館

師察至報成閣臣論定以請平章之具則亦優矣至於
援納既革貢舉將興兩雍司成略倣館條屬施鐘鐸何患
功能不出德行不興也又制虛策曰正根本治之根
本惟在絲綸今六曹庶務未治政府即成謀不敢上聞豈
曰無權便殿引對凡有敷陳雖微言悉蒙俯採何云不信
故救時之可為莫如今日誠引辜懷耻秉忠絕欺體陛下
下之嚴察以剔蠹祛邪奉陛下之公虛以育才扶正勿
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
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
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群謀凡至理
必有定歸毋雙粟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
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一
也其次曰伸公議吏部左侍郎張棣無端保奸致激群論
在今日去留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何者凡彼死
灰竭計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句之謀已而即
有逸才之薦今見首功無恙即云大勢已移竿牘金錢麩
與蟻至從茲擾必多事端不觀袁弘勳以訟楊賈禰勘
潘國植以薦劉詔承刑何獨於今衆惡必察且逆案之定

本以弭爭故如鄧英持正尚云違旨鐫官豈以張捷背公
終聽醜顏就列乎息焚遏萌是在乾斷二也其次曰宣義
問夫 祖考者臣庶所欲崇戴以明忠豐芑之懷雖迂有
道內臣者外廷所當摘剔以明異排闥之論雖慙有名如
近日詞臣許士柔力闡先徵倘終度閣惟恐世傳其說而
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昨歲憲臣王志道執爭內遣
如久沉淪惟恐下享其名而陛下權宜姑試之心猶晦
斯閔譽望冀留睿思三也其次曰一條教夫致一則不亂
涉兩則生奸如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之格於是撫

按不能治貪殘例轉本處庸凡而美以優陞之名於是公
論不得問權折會推既咨群議而所禁乃在把持於是盈
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於是閣
部之取舍難憑凡期政在必行要使人無可託盍求畫一
以定歸趨四也其次曰慮久遠夫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
其所終故循事始之觀則兵諱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
紳豪武絀必繇於文尊 宗辱必繇於官玩為要終之論
則劣將易制而諱兵難制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
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抑揚操縱宜有權

衡若矯偏過平懼貽後累五也其次曰昭激勸凡卹死之
典皆所以勸生自劉之綸以庶嘗片語而佐樞王來聘以
武第踰年而秉彝遭被非常安能不死要在二臣之死亦
有難能之綸叱馭嬰凶來聘先登遇害法應殊卹顧反寥
、天下皆謂陛下驟貴無功之人而薄酬死事之節負
氣之傑因之沮心請自今茲懋弘斯義怒蛙駭骨俱可致
功六也其次曰勵名節孔子疾沒世無稱詩曰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古之聖人期人以名如此今或見人表異輒詆
好名臣懼惟懼世不好名所以每多敗名之事又況人惟

事著所以名隨苟其事之無可名豈浮好之而可得乎至
於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於犯顏敢諫此
非虛言原夫畏敵之情無過畏死斧鉞之與鋒鏑其為不
畏豈有殊哉氣至則膽安膽安則智出摩厲之術必握其
原七也其次曰明駕馭督撫大吏古之所稱連帥全資威
重彈壓諸州若其不任或至債轅更置何難褫逮亦易惟
當受事臨戎之際小形過差此可鄭重責成勿事頻加呵
讓誠恐氣失沮喪覲臨將吏非招五日京兆之玩即懷鬼
朴又來之疑勢必倉皇亂謀苟且救過也疏上有旨奴

收揀衆用間伐謀有何實着倪元璐還確奏宣大兵糧正
在覈議秦晉留餉及撫降夷儲邊才已有屢旨館監教習
事宜該部議覆餘置之制虛一策有旨奏內事情多係奉
旨倪元璐不必繼陳

申戌召監修實錄成國公朱純臣等及廷臣於會極門手
諭曰實錄傳信將來筆削最要虛公朕昨聞皇考前錄
頗失實蓋時政予奪意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
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盡公確惟略存當時始末載所
奉旨一聽後評庶初意不悔今於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

去其實或突載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
於實錄之義何在目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諭卿等
即以此意擬諭來行

揀漢部目把喇獨見領部衆千人收清水河求市大同殺
胡堡

丙子杜三策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諭都察院巡按御史回道嚴覈

吏部推吳炳杭州知府上謂炳未赴部輒推責選司回
奏

戊寅 上御午門初兵部尚書張鳳翼擬宣大三鎮功罪
聽處左右侍郎汪 單 俱罷因通政司引奏不先

閔白兵部遂無人承旨 上改命司官於是職方郎中馮
起綸出應命御史糾鳳翼承旨不至責回奏蓋通政司引
奏事件得旨某部某衙門知道正官出班承旨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署部事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
仁極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皇帝與

議禮諸臣同心并志謂子載一遇然議祔廟議張延齡獄
猶執持不已 皇上威嚴有類 世宗皇帝公恩過敦與

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本意體仁意

沮自後題請漸見吹索

虛閔知縣樂應期有平徇功轉淄府審理吏部請復其原

官改用 上以王官與各官一體叙用會典開載甚明近

來劣轉承錮殊失初意其樂應期許改用

西及鳳翔地三震有聲

日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璐遵旨言用

兵伐交之道在審彼己我強盛則勢格聲禁之耳先零羌

通謀匈奴義渠安國召斬其渠三十餘人又縱兵擊其種

人斬三千餘級羌雖小貳交亦以携阿魯台心冀部置女
直吐蕃一丈皇帝片詞折之亦遂止息凡此二者臣度今
日有所不能力不足則愈尊謀故臣以為無如用間也間
者兩疑之術若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奴使不收揅不
能疑揅使不歸奴何者揅力竭畏奴抱頭西奔又不能自
制其衆使無東向顧戴日甚不歸奴何歸凡代敵謀者必
明敵情其情在於畏死救亡而吾又無能為助此雖使蘓
張復生烏能離破之哉然自臣所見亦有可乘臣見揅既
苦奴而又失賞於我失賞於我而又不能取償於奴其所
得因奴為利者無過附奴入犯耳以揅附奴入犯度奴必
厚責其資糧而薄遺以鹵獲如此揅雖歸奴更益窮困其
不能一日弛心六十餘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勾奴絕賞
屢要不許此誠正論若今日羈縻又有難拘請聽邊臣設
計招揅即有請求無罵其使惟厚要信誓能絕奴又為我
堵截予半賞更斬獲獻功者盡給如舊以此餌揅即以此
疑奴是即間也其入或可為者臣聞奴性殘忍得我遠人
不能用又虐使之其過揅衆度亦猶然果爾二憾在彼如
得密通遠將勾誘揅衆叛奴來歸成則坐漁其群即覺露

亦使相猜自賊此燭鳳室鼠之術也其又未盡者唯在邊
臣相機制變陰陽施設廟堂所不得授謀豈臣所得慮乎
臣所慮者以今邊人皆不知用間今之所為間者皆非間
也凡間之道有如伎戲變山化阜吞刀浴火非有情實要
自難明是故陳平惡草慕容牛酒察其所持皆不可以欺
三尺童子而卒使項范乖其魚水高啟棄其牲書者非徒
其筭多謀遠也亦繇其行間之人與其事會猝忽驟閃移
情飾態使見者不覺觸之景心今則不然名為用間甚於
正告如頃之役堂、正 走一介之使持尺一之書以招

麻鮑此豈可得麻鮑有銖黍之信奴 有銖黍之疑乎哉
誠得邊臣竭其計數傳以神明又多寡飛趨敢死游談出
沒之輩飛長耳目徧廣腹心間必可行謀必可伐故臣以
為凡攻守募練備禦調間之計專責邊臣無有撓制封疆
之事則猶可為也臣觀二年以來邊臣之情較往已異往
猶負氣欲明翫勝今則能畫中沮歸命軍容無事稟成為
恭寇至推諉百出陰幸藉力逃罰陽以號於人曰吾不自
繇此臣所甚歎 陛下神武嚴明但屬責邊臣以固圍圖
功而信賞必罰以持其後欺玩自破何苦以其近習之人

試之鋒鏑躬冒不避通予邊人以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
哉始 陛下曰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敢因
明問推原及之

南京刑部右侍郎蔡思克改南京工部右侍郎

已卯召總兵王樸倪罷於平臺

庚辰總督河南陝西山西湖廣保定兵部右侍郎兼右副

都御史陳奇瑜落職聽勘先是八月陝西京官李玄李遇

知馬鳴世等奏撫寇之誤貽害封疆戕陷生民蓋指奇瑜

也兵部尚書張鳳翼以鳳翼姻契覆奏歸罪陝西巡撫練

國事既逮之終不能為奇瑜飾也

辛巳諭宣大三鎮戰馬闕少西寧道遠費繁終非長策責

成撫監按苑務期種馬騰壯課駒溢願其苑馬寺卿留心

牧政者破格遴用

壬午進年文綬署都督同知鎮守臨清署參將事

是月盧象昇襲賊龍駒嶺大賊僅以身免游擊童

總孟 死之

十月癸未朔乾清宮管事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

諭捕盜京師

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收合插漢部衆邊外無處非建
實樹黨內窺

溫體仁乞罷不允

甲申司禮太監李承芳總督東廠

洪承疇仍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
軍務兼攝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等處軍務兼理
糧餉

進楊正芳右都督

誥勅房光祿寺錄事王應遴工一統志一百三十卷前上

皇明衍學大訓忤時降秩

乙酉左良玉兵三平至硤石擊確山賊萬餘大敗之追至

蔡家坡斬六十級是日賀人龍於中庄斬八百三十一級

賊大至鄭西又賊自洋河直至興平洵陽白河絡繹不絕

副總兵楊正芳深入同鎮軍將張上達死之

日講官右庶子兼侍讀倪元璐言遵旨回奏并錄呈原復

冢臣議藁曰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奉旨會議館員考

選事宜踰月未決一日偶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問及

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繇文治不能無收閣部

不便同事臣偶據臆見國觀躍然為可久越數日忽舊冢
臣李長庚貽書曰聞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明日
露封署曰議揭云考選一事其所以難者以 上意所宗
在治行而弘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原
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綸扉
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二者遂是定評
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稍
顛輿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
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聲

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賢已垂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
之見請以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官其於科道
但擬懸銜部司照實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
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
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徵文不必分心採望其高下名
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係給事則授編
修原擬御史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
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模板科
臣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章於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

部議仍是并器識於文藝之先至於教習之師理自難齊
但須大舉更張一新沿套如讀經濟典故之書習平章處
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勵其欣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率
其絲綸之業至於讌會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
成款時之科盡於此矣臣七月終所復家臣之揭如此未
嘗品題人物未嘗竊定員數又未嘗區別省分是非有把
持劫制之力明矣臣入都五年皆當張捷署銓津要中經
考選考察不止一番臣官於其前譽毀何人籌論何事臣
之堯亦已可見矣 陛下即以多事斥臣臣豈有悔哉

上善之

丙戌起史永安仍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兵部左侍郎事朱
大典仍兵部右侍郎丁魁楚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丁亥戶科給事中顧國賢論兵部尚書張鳳翼總督陳奇
瑜招安情事失陷甚衆陝西京官李玄等復糾奇瑜命逮
之

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報棟漢部衆投建 者千人餘二千
人求駐張家口貨費茶米下兵部

取癸酉南場硃墨時兵部職方主事賀王威論溫體仁因
及癸酉南場主考右庶子丁進賄中黃美中鄭雅孫李悛
陳貞元等七人關節有據故有此命黃美中卷有奢閻嫫
力綠樹青山等語 上詰部科是何文義禮部尚書李康
先索之甚苦後言奢閻嫫力見荀子綠樹青山則朱熹詩
見性理再磨勘李悛陳貞元除名

賊犯鄧西再宿官兵至乃退

戊子辰刻日旁有三暈久之乃散

己丑許都督王威告老

癸巳故總兵張全昌曹文詔睦自強尤世威吳襄各下獄
戍邊

甲午李懋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兼理營田提督軍

務張其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

宋鳴梧為尚寶司卿

提督京營撫寧侯朱純臣罷

大同總兵官王樸請卹故左都督李成梁戚繼光及故新

建伯王守仁有旨戚司宗罪案久定王業弘爭襲其李成

梁事下部議

以南京私鑄盛行令操江都御史責各城御史禁之
乙未御史錢 劾總兵左良玉鄧玘淫縱下巡按御史
詳覈

丙申總督宣大楊嗣昌奏插漢部落實有數萬小王子至
歸化城俟正月來講賞先求開市臣意剿之不能拒之資
敵應就其計借市馬為操縱暫示羈縻似是一策下部議
遼東杏山城火

巡按淮揚御史劉興秀言山陽海門沐陽桃源睢寧鹽城
興化各災極乞蠲折不許

丁酉試考選館員有旨治行文學既經公同酌核魯元寵
徐開禧林增志胡守謙劉正宗為翰林院編修馮之驎梁
兆陽郭之祥賴垓張居王用予李景濂薛所蘊為簡討仍
送館教習胡江宋學顯高周初葉高標傅鍾秀李汝燦徐
耀申嘉言吳守英汪惟效何楷劉含輝楊鎮原房之騏曹
景參為給事中江學顯周初戶科高標鍾秀汝燦耀禮科
嘉言守英惟效兵科楷含輝鎮原之騏景參刑科劉昌林
銘鼎王肇坤韓源荆祚永鄧鈛劉呈瑞馮晉卿張肯堂辜
朝薦楊四知徐一范王之晉張瑄王正志郝晉葉初春魏

士章鄭爾說應喜臣由起鳳歐起鳴陳學伊為試監察御
史昌浙江道銘球肇坤源江西道祚永福建道錫呈瑞湖
廣道晉卿河南道肯堂山東道朝薦四知一范山西道之
晉瑄正志陝西道晉初春士章四川道爾說廣東道喜臣
廣西道起鳳雲南道起鳴學伊南京張學顯吏部考功主
事李仙風兵部職方主事已奉旨劉昌韓源荆祚永嘉朝
薦王之晉王正志俱改授給事中
夜月食
戊戌宣府撫夷通判顧咸淳盜餉遣戍

賊自徽階突入略陽沔縣毀秦王祖塋游擊唐通兵失利
黃梅縣諸生瞿罕上考經註解

以南場鄭雅孫等七卷論策多用禪語考官批更妄誕責
丁進等回奏

己亥停止事例從禮部言許明歲暫行核貢不得以三年
為例

賊犯棗陽

庚子唐王聿鍵奏臣籓廢禮八事俱引會典為言其三曰
會典王府凡有辭見官員每日早晚俱引見今臣封內如

鄧州知州孫澤盛桐柏知縣羅于柱內鄉知縣艾毓初鎮
平知縣曹志寧等入城謁道府徑不朝見云云上怒有旨
地方官悖制藐法殊為可惡下禮部將文武大小官朝見
親郡王儀注及與將軍中尉儀賓相見禮并宗室構訟家
人具告等事詳制酌定以便頒示不許徇延孫澤盛等俱
落職逮治

辛丑裁烏撒游擊將軍

賊掠澠池縣

壬寅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徹回應朝署司禮監

命內官太監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總督兩廣熊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時文燦令守道洪雲

蒸巡道康承祖同叅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

被執有旨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效命豈有道將登舟

往撫之理明繫弛備墮奸尚稱兩道密商全不及知督臣

節制何事所奏蒙溷着巡按御史確覈不許飾報

鳳陽悍民殺皇陵衛指揮侯定國於西關時噴有訛言

癸卯叅將馮時早賊敗於隨州賊走應山

甲辰孫顯祖為總兵官鎮守臨洮左光先為署都督僉事

總兵官鎮守陝西

乙巳實授左良玉都督僉事湯九川署都督僉事各廕外
衛試百戶

丙午山永哨兵出塞斬二十六級

丁未左良玉剿宜永山賊於柳泉斬其哨騎遂折而南自
嵩伊犯汝州追斬百三十六級

是月河南都督左良玉軍新 澠池間陳永福軍南陽鄧
玘為援而山西陽汾州防河之戍多囂逃自靈丘廣昌徑
走五臺陝西鄖陽俱警云數百艘東下常德而河南為劇

兵部議徵邊兵二萬益新餉二十五萬會合湖廣山西二
萬五千人討寇關中

乙亥崇禎八年

正月朔左良玉於汝州南山逐賊斬百七十八級

甲寅兵部職方主事賀正盛再劾溫體仁奸狀栗擬謫外
叛兵焚五臺流盜掠沔洋城固南鄭游擊唐通戰沔縣斬
二百餘級副總兵左光先戰城固斬百四十五級

盜劫固始經歷李氏李任徐州衛嘗捕盜淮安同知徐
署徐州事釋之李仍擒四十七人斬於潁州道故盜銜
之自固始至開順殺巡檢六十餘人

乙卯承天賊北自葉至郟城唐縣泌陽遂平上蔡攻汝寧
息縣及高水

丙辰命乙卯吏部京察

攻息縣賊東及光州光山

丁巳陝西賊自盧氏鞏東屠汜水殺邑宦御史禹好善繼
陷棗陽適知縣臺謁殺貢士張紹載馬德懋等走梅山

戊午掖縣貢士姜金胤以助守萊城授試中書舍人

賊至固始又明日城陷

己未洪承疇以河南賊熾率標兵三千赴之而西安賊南
至盤屋過渭掠西安乾州武安扶風又河南逸賊復入興
安漢中陷寧羗自沔略陽轉入臨洮鞏昌

庚申豁萬全衛逋租

進姜逢元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建泰黃景昉張維機丘
瑜為左右諭德

夜賊自固始薄霍丘明日內潰入殺縣丞張有俊教諭倪

可大訓導何炳若

鄆城土寇萬餘人又汾州臨縣彰德林縣各土寇如之燹掠四聞兵部議調西兵二萬五千人北兵一萬八千人南兵二萬一千人更鉄騎二千以張外嘉及威統之真定標兵四五千赴臨洺等處天津兵三千以徐來朝統之自臨清濟寧赴歸德陳州又徵白杆羅網壩兵三千譚大孝統之由夔門赴鄖陽河南時南北濟師共七萬餉七十八萬六千金外留湖廣新餉十三萬四川新餉二萬

巡按江西御史梁雲構上言流寇去歲至蜀、多山砦而少村落不得不引而去之若豫楚則不然有萬家之鎮千家之村無尺垣以自護也有三里而一莊有百步而一畦外無列柳以自樊也今到處皆為戰場宜倣邊方之製村鎮各一堡莊畦合一堡聽士民資築有事入堡萬堡棊列勢聯聲應將盜賊可自緝矣時吳姓薦張全昌曹文詔從之釋伍自効出太原

汝寧賊趨潁州時河南賊分三道趨六安趨鳳陽趨潁掠
濮州

辛酉巡按四川御史劉宗祥上吏部左侍郎張捷囑託私
札命捷回奏宗祥素貪知京察不免故先攻捷有當事者
專欲用內等語意指溫體仁也宗祥竟亡恙尋陞江西巡
撫

楊士聰曰以不易去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為無功但
發人私書非正人君子事况即與巴之事乎以此逃察
其人不足敬矣

陝西西陽河戰沒 歐光裕岳宗恒各贈游擊將軍光
裕仍世指揮同知宗恒世副千戶

賊陷霍丘殺邑官田光廷戴廷對貢士王毓貞

壬戌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捕盜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

之殺故官兵部尚書張鶴鳴雲南按察副使張鶴騰中書

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祿寺丞李生白訓道于加遇

官生張大同貢士郭三傑白精表又指揮同知李從師指

揮僉事王廷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

之麒等諸生遇害百餘人鶴鳴萬曆壬辰進士鶴鳴年八

十五裸曳北門倒懸之索貨鶴騰年八十二

蠲保定真定等府及景陵衛逋租

癸亥河南賊犯內鄉商南鎮平浙川鄧州唐縣南召新野
南陽

畿內賊犯邢臺內丘

禮部尚書李康先罷以捕發試卷蒙狗也

裁遠東團練總兵官

穎州賊分攻六安壽州

甲子脩南京文廟

穎賊分犯廬州鳳陽其趨鳳陽者掠正陽鎮鎮在壽州南

六十里淮水自桐柏來直走其西舟賈所集也其趨廬州

者焚亳州郭外

丙寅賊陷鳳陽以樹旗進香前騎後步賊大至而無城遂

潰燬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餘間光燭百里殺知府顏

容暄推官萬文英等府官六人文英子代父死武官四十

一人士民死者數萬橫屍塞道剖孕婦嬰賊魁掃地王太

平王餘半向之販糴鬻帶者也焚皇陵樓殿為盡松三十

萬株殺司香太監六十餘人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

樹巷戰斬二十七人力竭死衛兵千五百人跪迎呼千歲

恣掠三日

洪承疇擊賊靈寶斬三百六十五級

丁卯命洪承疇移駐中道提調各兵

廕謝文舉錦衣衛百戶

戊辰別賊攻壽州三日去之渠賊列幟古元真龍皇帝

已巳鳳陽賊連襲紅心池河二驛在紅心驛掠浙解十萬

金殺守卒大掠南京兵至賊奔西南定遠焚藕塘距全椒

十八里曰石碑橋以筵蓐下於神祠不利剗神像而去村

落為墟又大賊西返歸德睢州總兵駱舉駐師紅心驛去

鳳陽六十里竟不進巡按御史吳振纓隱敗不以實聞云

二十日賊已抵泗矣不言中都焚陷也

談遷曰國初嘗城中都昇墮之者誤也靈秀所鍾不有

金湯其何以守正德時嘗震於流盜孰知府劉祥而陵

寢止恙今閭幽宮之骨不保諸臣忘諱無一以聞其後

以權穴為解又因而秘之嗟乎蒙錮之習中外積不可

解雖主上察亦無如之何矣地脉微泄盤石失圖

楊一鵬輩之內豈足食乎

歸德賊臨河上漸西下寧陵

許朝鮮參貨買售半後不許携至次年携參貨若干索值

不遂其欲命留其貨半於關外自是貢臣不至
庚午併靈丘廣昌二縣改靈昌州

官兵敗賊於孝感賊過羅山

哨卒出塞至五藍把喇素之地揮漢虎墩免慙妻囊一
戶同夷目結力麥宰生乞慶宰生台什宰生駐牧約三千
餘人馬五百有餘台戶以前乞市不許再求款大同內中
軍孫良弼以聞有旨不得輕信致有踈虞

辛未洪承疇至潼關

壬申命總督洪承疇既定即東馳薊寇

癸酉巡按真定御史吳履中劾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及
監視內臣等上切責之

甲戌鳳陽賊折回含山陷巢縣殺知縣嚴彥芳已攻舒城
知縣遂安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之陷於坑奔潰
死千人因掠霍山廬江合肥潛山又懷遠臨淮是日圍六
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又裸婦女數
千詈於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去

河南賊過尉氏

乙亥議湖廣加派

丙子賊犯碭山禦卻之

出帑金二十萬助剿餉貯開封為會兵適中地出太僕寺金十萬輸西安又本省餉十萬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草等兵四川留四萬金又鹽課二十萬貯淮揚防寇逸初兵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共七萬馬一萬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分豈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各官廩共六千餘金請發帑金三十萬

吏科左給事中阮震亨言宗簿事例務祈一體申飭故我

太祖重定祖訓錄頒賜諸王之法行之其說有三或畫一以其永守或參酌以明其辨或必飭以著其防上以祖訓定却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秩其陞轉如常選法

丁丑河南賊陷滎陽汜水漸南偃鳳泗先是總兵鄧玘敗賊於裕州之博望斬三百五十八級

巢縣賊陷廬江

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効
戊寅吏部都察院內計京官

賊自舒城縣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城陷之
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右都御史范景文主南計
吏部考功郎中徐石麒佐之奏免七十八人

是日至二月癸未賊至華陰渭南臨潼藍田長安咸寧鄠
縣

己卯黃梅賊陷

賊攻無為州桐城距之七十里饑民洶思逞又掠宿松
蓋潛山太湖宿松俱無城

洪承疇抵河南府時南陽及盧氏嵩縣等盜知承疇至又

入潼關渭華南山及商雒間承疇遣副總兵來胤昌以千
二百人往戍西安又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
徑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西道御史王肇道言明年二月四日皇太子干

秋節外官俱進箋稱賀豈京官宴然於私邸乎請是日出
御文華殿受朝賀至於出閣講學命禮部擇吉從事報可
叅將馮時早戰敗於黃安副總兵雷應乾指揮馬如龍死
之

辛巳總兵陳永福戰新鄭左良玉戰密縣之東蘆村並大

敗之時河南賊自杞自許襄屯新鄭密縣山中東蘆村至
大隗村連營二十五里蓋密在層山中易出沒嗣後土寇
蜂起無歲不擾入賊犯新蔡沈丘商城
是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丁進除名
金聲為山東驛傳道僉事

二月午朔科道拾遺南京兵刑部尚書呂維祺姚士慎詹事
胡尚英勒致仕禮部尚書曾楚卿刑部左侍郎陳以聞右
通政楊建烈削籍

賊攻蘆州

賊攻桐城不利梁帥張天琳東出繞城呼降游擊潘射

中其腰夜走潛山

蕭錫賊攻永城

趣洪承疇入河南督剿

癸未左良玉於汝州擊賊斬一百十五級

賊陷潛山募縣官千金得之斫不死邑多山民習獵以藥
弩窩弓殺賊遂西向麻城

甲申陳光裕守備南京兼中軍都督府事

乙酉英山賊萬餘人陷羅田縣殺署印官梁志仁教諭吳

鳳來訓導盧大受典史平思仁

范邦雄為總兵官鎮守貴州兼督平清等衛

賊至太湖縣城東大濠知縣金應元據之以守奸人導賊渡河執知縣斫之未殊自經

命總兵曹文詔剿寇陳穎

丙戌賊陷太湖縣攻桐城掠舟望江

河南賊走夏邑歸德陷新蔡執知縣王信尋殺之

吏部左侍郎張揆回奏引罪

丁亥御史主肇坤言近日驕兵之害乞許洪承疇便宜行事凡

鎮將以下等官不遵節制逗留怯避泄軍機掠子女殺良

冒功縱罪出入者即軍前正法從之

洪承疇擊賊於睢州斬六百十三級

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張國維移鎮安慶

賊至宿松署縣通判遁民迎賊仍殺掠

時湖廣兵扼賊仍走太湖而河南賊迫於諸路兵以南

陽則過應山隨州棗陽以汝寧則入麻城黃州而鳳穎之

賊入英山霍山蘄州黃梅潛山廣濟黃陂以及黃州皆擾

鎮草莽崗兵二千餘人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餘人先後

至俱分戍大都重在護顯陵既中都被焚諸路官兵並馳
赴而嵩盧氏靈寶陝鄧浙川諸寇家邇潼關雒南者又折
入秦中雒南賊約六七萬人咸陽長安盤屋等縣並遭蹂
躪有大四營屯涇陽且北渡渭河圍興平及醴泉富平臨
潼高陵咸陽涇陽又平涼慶陽之賊東突三水淳化出耀
州富平蒲城恣剽掠其河南賊馬守應張獻忠等續過商
州至於秦川商雒界秦豫又南接鄭襄山谷亘數百里其
山西寇則垣曲岳陽翼城臨汾沁源等縣並野掠而土寇
助之

戊子例轉翰林院吳廷簡為山東濟寧道叅議戶科給事
中呂黃鍾朱文煥為山東江西右叅議御史劉士貞為廣
東叅政李宗著為湖廣副使梁炳趙振業為山西四川右
叅議吏部郎中何應魁為福建副使

命張孫加同尤世威自徐淮援鳳陽又楊御蕃以山東千
五百人往護皇陵劉澤清以千人防曹濮

溫體仁揭今逮至滋陽知縣成德刊揭云二月間曾叅臣
且於通政司而其所指之人之事與臣無涉謹進原揭隨
席藁待罪

已丑禮部請皇太子出閣進儀注命攷累朝出閣年齡
并典制以聞

庚寅徐石麒為南京尚寶司卿

命被寇州縣免崇禎七年六年逋租和滁含山全椒量蠲
仍折八年見征十之五六

辛卯故

劉應遇予祭葬

壬辰張其威率官兵救宿松賊伏發敗走連戰把總包文
達項鼎鏞朱士胤俱沒吳志葵力鬪殺四十餘人賊引去
太監張彝憲乞遣官催新舊二餉有旨第責成各撫按

諭通政司毋留匿章奏即冗長令刪進

御史魏士章請城荊州沙市下部議

內鄉賊以盧氏官兵間道掠嵩伊陽守備周爾敬戰盧氏
之灣川敗之

命金華紹興衢徽及廣德南糧俱解本色毋折

癸巳上宜御經筵傳免時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聞
蘭州諸生練一魁云建文忠臣練子寧之裔乞釋軍籍禮
部核其非是不許

甲午逮治總漕督運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無理海防

戶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楊一鵬巡按御史吳振纓守陵
太監楊澤其總漕事劉榮嗣暫攝剿寇事朱大典代之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劉漢儒奏川貴爭安氏功遵旨回
奏當抵紅壩之捷川人乘賊醉飽而殲之曰初九日申刻
安邦彥陣斬貴人曰初十日巳刻斬於紅土川及按紅土
川去桃紅壩峻嶺荒岍非半日可到塘報何緩之十數日
也按臣劉宗祥直斷之曰此千古不易之安案詳哉言之
矣

京察拾遺工部主事譚貞默李日滋削籍侍郎李明睿

莊應會免

乙未朱大典改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
撫鳳陽兼海理防同洪承疇協剿
賊犯德安

予故南京工部右侍郎祝以胤祭葬

岷王企鰲祁陽王禮淳交惡互訐奏巡撫湖廣唐暉以聞
蓋岷王未襲之先祁陽王獨違衆議不保及位定岷王不
能忘情賢慶知府李吳滋力為講釋因選妾楊氏岷王根
究祁陽王疑有深求之意於元夜微服出城潛入武昌堅

不欲歸引刀以誓

丙申日
盜賊之禍

講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倪元璐上言

至如今日震及祖陵國家大辱可謂極矣誠陛下卧

薪嘗胆之時諸臣嚙齒透拳之日也但臣區區之見尚有

深憂今日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江湖積盜響應

必多又疑有逋蕩魁黠之徒竄為謀主翼虎教獠黨類日

繁智計日益我兵將主既惟孱客多驕暴在道則虞騷掠

同舟又慮參商誠恐本患未除他變或起而在庭之議率

循庸影又非有握本居要灼然制勝之謀一戰大定臣實

未見其端也若陛下求其本謀提其勝氣願首發罪已

之詔頃旨云皇陵罹變朕實不德所致臣恭誦之餘應聲

泪下以陛下聖仁中懷至痛不難自誣為諸臣引愆即

此一言盈一朝動色猶恐窮谷遐陬未承斯義請立降明

詔痛切撫謙布告天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唐德

宗中主興元一詔雖狂將裨徒無不感泣坐平大難何況

今時故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此義是也然固非空言也

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今民最苦無若催科顧亦未

敢容易與言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

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
量以九分為率又東南本色雜解擾累無紀今際工供軍
需萬難更議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
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此二者於下誠
益於上則亦未之損也何者凡民財力止供此數此贏因
而彼縮舍舊則必謀新計在公家現歲所征仍無缺欠而
姓則繇此魂驚稍帖頭緒稍清且吏無甚畏即不廢追呼
亦豈必無孔邇相親之意折色之入於官甚便京師百貨
所萃有需何難購求計在內庫陳之積可無朽棄而閭
閻則由此解納無煩駁換無累且法非甚害即少加餘費
亦非必有多取為虐之嫌民脫此二者猶脫湯火也其又
二議者今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如行大疫
藤纏蔓引延結不休板贓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
如捕反虜鼎沸波翻冤號四徹所以海內安分守株之輩
衣食粗給之家苟一聞族屬親知呈於文網雖無魁至亦
每一夕數驚嗟乎誰有以民間此苦告之陛下者乎今
請發弊止推現前勿窮久遠追贓但嚴本犯勿聽板牽滌
徃愆來垂為厲禁庶幾逸檻之狽不貽殃於林木在山之

鹿不興懼於庖厨苟是數者悉行臣言天下必大悅感奮
莫賊氣自奪賊黨必携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
無民非賊農桑解業商旅絕行刀劍多於犢牛阡陌決為
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隣甌之區三尺雖峻
亦安得保家畏死之民而治之哉故以今日之勢為殄賊
之謀即使韓白復生良平復起不能易臣此說上大是
之俱下部酌奏

鄭府輔國將軍常潔襲東垣王蓋鄭端清世子載堦之嫡
次孫也載堦子二翊錫翊欽而常潔即翊欽子載堦讓國

翊錫以世孫終仍給郡祿費亡子於是常潔紹封

丁酉總兵鄧玘追新蔡賊於羅山斬四百二十二級

賊犯應山施南兵斬三百有奇

命駙馬都尉王昺祭告恭慰皇陵

工部主事鄭爾說上言脩省之實刑獄得毋太盛與賦役
得毋太繁與推折得毋太甚與鼓舞或未盡神與言路或
未盡暢與焦勞得毋過用與上責其輕率

戊戌賊犯南召縣

己亥命百官修省

唐子御史鄧錫言治亂根原間不容髮試思今日之人心
何如哉夷狄虐而叛人助之魁盜虐而容兵助之水旱虐
而培尅吏助之時而搜括時而設處更為節省更為捐助
皇上或謂潤索脂膏之美而不知皆敲骨吸髓以盡人
之財者也九重三厘頻加豫徵帶徵并累鑄罰百營開復
考選百辦催科 皇上或謂好義急公之效而不知析骸
易子以盡人之力者也有循名刻實矯輕觭重者如裁
置郵而勞可息罷駕爵而收可求乎重將權而不嚴失律
乎遣軍容而不防掣肘乎告密漸開而殺不辜失不辜何

居乎讞獄屢駭而 辟弗辟宥弗宥 何居乎藩體宜崇
而舉動可旁操戚誼甚篤而稅畝可重困乎禁旅酬庸之
殊格不可懸以策勳乎冬官舉羸之功築不以停以儲賦
乎請按崇禎七年以前官民贓犯之等差一切平反之大
臣持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今昔之通患也願鞞鐸無虛
懸祖禹梅州不返安世齋志以沒今昔所同痛也願謫籍
無永錮 上是之
辛丑命殉節士民婦女分建兩坊各列名旌表舉貢量贈
一銜以示風勵初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請旌遼難士民婦

女內云如舉貢死難按會典並無卹例然名既登於天府卹獨後於流官赫九原未免抱恨伏接近例武舉李調禦賊捐軀已蒙聖恩贈都司僉書文武一體武舉既贈文舉及貢生死難亦同似難獨遺合咨吏部擬贈一銜以慰幽魂從之贈時新城貢士王與菴張儼然俱死平知縣山東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俱順天教授

左良玉敗賊南陽城下走東南山中丁未追及於鎮平斬三十七級

亡貢張時傑為總兵官鎮守山海關

刑部主事胡江論溫體仁誤國鑄一級

賊攻廬州初廬人金國光等六人論死或導賊自固始霍丘六安寓國光家至是知府吳大樸斬國光等擲首城下副總兵馬燝守備駱舉兵至賊遁

癸卯諭祭故 黎國炳

乙巳 上親祭告祧廟寢廟以 仁宗昭皇帝祧在廟也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言太廟行禮始有陪祀若祧寢二廟向無陪祀之例今脩省祭告奉明旨陪祀官通行悉飭或遵舊例衆官不與陪祀即行欽遣各官并各執事官俱易

素服恪遵慈飭有旨祭告不必陪祀其欽遣及各執事官素服慈飭

丙午陳子壯等議寬恤實政曰蠲租曰清獄曰束兵曰恤宗曰宥罪曰豁贖曰使過曰改折曰寬驛曰省工曰旌叙曰事例工從之惟事例不開

丁未吏科左給事中阮震亨言宗藩事務祈一體申飭俟我太祖重定祖訓錄行之其說有三或畫一以永其守或參酌以明其辨或慈飭以著其防已酉御史王肇坤言脩省實看崇政體宥誣誤廣薦舉恤

民命寬物力報可

建「四萬號十萬自瀋陽西趨河套收揀漢餘部

庚戌懿妃傅氏弟國柱加署都指揮使

予故陝西固原道叅政陸夢龍祭墓又諭祭石崇德賀奇

勲

威縣怪風晝晦

是月洪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葭門達州與鄒襄漢中興平援進湖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與河南、陽援進鄒撫移駐鄒襄間總漕督臣移駐穎毫與汝寧歸德近山東撫

臣移曹濮沂州間與江北河南接近山西撫臣移平陽蒲
州間與靈寶陝州接近陝西撫臣移商州併調度興安漢
中河南撫臣移汝陽南陽河南間保定撫臣移 總兵移
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唐王聿鍵言護衛千二百人正統末奉詔勤王事平後改
為省班之役今地當盜衝乞還班軍六百人回府 上謂
先朝必有故下部覈之

三朝亥朔大霧晦

壬子贈王雅量戶部左侍郎

癸丑援勦總兵左良玉戰鎮平斬二百二十二級俘二十
四人

雲南游擊狄葵明以赴援十八寨遷延失陷戍邊

賊陷麻城

甲寅以天變諭修省

總督宣大楊嗣昌報吟部市馬一千五百三十三匹

桐城圍解賊走潛山太湖潛山知縣趙士彥拒之傷馬

乙卯山西靈丘王府廷周廷埒廷起充煖有罪廢為

庶人

吏部尚書謝陞考滿進太子少保

丙辰故總兵楊正芳太子少傅世襲本衛指揮同知

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戊午賊掠團風鎮圍岐亭

己未予故太子少保右都督寧夏總兵官馬世龍祭葬贈

太子太保

左良玉於唐縣東四十里擊斬二百四十八級俘二十人

庚申總兵許成名夜攻賊營斬四十六級

斬黃間大盜爬天王擁眾八百餘人村民擒之身修八尺

黃袍圍王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州縣

新姻九十有七其子日啖人心數枚身目髮皆紅

先是江北安慶賊奔蕪黃總督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

江北也令總兵鄧玘副總兵尤翟文扼之令總兵曹文詔

邀於光山應隨間又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移鳳陽之戍

分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是日賊入襄陽之雙溝鎮欲

寇樊城會雨唐白二河溢阻渡從松林寺窺郢中總兵許

成名避之不前

諭禮部以唐王聿鍵申飭各官炤會典行事開載甚明近

來通不遵依甚至郡王具呈親王投揭撫按司道公然收
受悖制藐法莫此為甚爾部既詳查典制併議中尉儀賓
與文武品官相見禮勒為成書頒示遵守

壬戌賊犯陽邏峽

總督宣大楊嗣昌請改立四協分筦一路有警應援從之
賊陷寧羌縣

甲子安縣知縣鍾士章以貪虐遭戍

雲南游擊楊思前守彌勒州陷賊戍邊

丙寅建一千餘騎犯宣府水泉口

丁卯大同新平堡地震有聲

庚午總兵官張全昌擊魯山等賊斬四百三級

壬申賊掠乾州醴泉官兵擊斬一百七級

甲戌夜昌平地震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太子太保

工科給事中傅朝祐上言十二事

乙亥報虎墩兔憨妻囊、台戶部夷三千餘人通建、謀

犯張家口時虎墩兔憨死先諸部皆在遼西領賞丁卯戌

辰西徙部衆散子幼

樂平知縣王從誨失事戍邊

丙子唐王聿鍵論右長史賀懋昭長揖

沈應化直入

中門南陽知府陳振豪推官吳甲銓南陽典史陳應魁擅
責職官命各奪職逮右長史賀懋昭及南陽知府陳振豪

下刑部

免王官考察

薊鎮屬夷明暗等台吉駐牧近塞乞賞

禮部奏朝鮮使回市貨共一百六十四畧前議每人不踰
四畧今彼來參實多而六年代買又有故事許之

賊犯應山隨州是日總兵鄧玘為叛卒殺於樊城玘素無
紀律所領蜀兵好淫掠俄騎營叛玘避樓墜火死舉營北
竄惟步卒未動仍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領之初吏科給

事中周純修嘗糾玘巡按山西御史余斌奉命按其命云

副總兵湯九川入河南携婦女六百餘人車百餘輛驛騷

已甚下九川甚訊

戊寅曹文詔擊隨州賊斬二百八十四級獲九人賊自應
隨出沁陽劉成功擊斬一百四十有奇守備周爾敬擊賊
伊陽再捷共斬四百五十三級

陝西官兵擊乾州賊斬一百三十二級擒渠帥新來虎
是月兵科給事中常自裕言 皇上赫然震怒調兵七萬
二千發餉九十三萬然七萬二千之名實不過五萬且分
之名處鳳陽焚劫四日而馬壙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瓌
來穎亳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者然曹文詔
至豫無日惟賀人龍等過尉氏以縣令閉門攻城焚其閤
廂縣令覬數百金而去各處淫掠所謂賊梳軍櫛也
總兵尤弘勳擊賊靜樂斬三百十二級

四 庚辰朔安慶賊西走英山六安蕪黃

豐潤諸生董世捐助加本府教授銜

辛巳戶部言崇禎八年新餉除蠲荒外約解部六百八十
餘萬歲出反七百八十六萬額少七十餘萬

甲申陝西總兵孫顯祖擊賊於秦安王陽川斬一百六十
五級

乙酉援剿總兵官曹文詔追賊於商州初洪承疇囑文詔
寇必走商州宜自新安宜陽漫池扼之也果屯商州城外
二十里文詔逐之金嶺川賊據山以千騎逆我戰酣叅將
曹變蛟力關各營夾擊卻之斬九十九級獲十九人時承

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入秦也令張應昌尤翟文自鄖陽循
路征鳳縣兩雷徽州略陽之賊轉赴興安漢中以會總兵
左光先游擊趙光遠等承疇自率賀人龍劉成功自汝入
秦檄曹文詔以師會

丙戌詔大赦

予故

宋裕祭墓

丁亥總督兩廣熊文燦奏福建游擊鄭芝龍合我兵擊劉
香於田尾遠洋香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舡止兵雲蒸大呼
曰我矢死報國亟擊毋失遂遇害香勢威自焚溺巡道康

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得脫

戊子諭吏部進士須明習政務講究律例不許曠玩堂上
官仍嚴考其三甲既有資格當作何選授查奏

趙世臣下獄前援鳳陽不即進

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員八
十九萬六千六百餘金命趣之

烏撒鎮雄土官爭襲

賊掠平涼慶陽

辛卯進士朱寶符賜名

蜀府宗貢生并朱誌

壬辰寧夏總兵官祖大弼赴鎮經高陵巡按御史傅永淳
請留之同張全昌剿賊涇陽

癸巳申南京各衙門濫訟私罰之禁

丙申寇萬餘自肅州金里池溝距蘭州四十里焚先肅王
墓殿會雨僅存其廡明日掠東岡鎮距城二十里過皋蘭

山至河干鎮水磨溝

丁酉官兵自興平抵乾州之揚河鎮擊賊敗之斬一蟒甲
者云李自成之弟過天星也

予故禮部尚書薛三省祭墓謚

保安殉難

闕生斗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入國子監

復李師聖張文魁原官仍贈光祿寺署正國子學錄王本

立贈大興主簿

壬寅免掖縣平度田租

乙巳忠州知州馬易從貪淫戍邊

右春坊右庶子蔣德璟鑄三級

丙午盧氏巡檢姜從龍贈大興主簿

洪承疇次靈寶曹文詔自南陽至報商雒為賊歎漢中興
平其寄徑也入潼關恐後於是以文詔兵出關御直擣商

雖仍自山陽鎮安洵陽馳興安漢中過其奔軼
丁未建一犯馬營堡猫兒峪雲州舊站青泉堡

設延慶州守備增戍三百

議水西疆界

戊申前總兵許世臣上車戰圖

巡撫湖廣右都御史唐暉免

己酉洪承疇至潼關賊方掠涇陽

故太監劉若愚論辟

是月禮部署部事右侍郎陳子壯議拔貢如鄉試須實廩

生取甲科推官知縣同考送學臣總裁從之

故總督陳奇瑜至獄前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官孫鵬

等俱除名同奇瑜遣戍

五庚戌朔辛亥諭戶部條議援納有旨停止原為吏塗紛雜

名器混淆今所議殊悉且於銓法無礙姑暫開以濟亟需

癸丑洪承疇次高陵南二十里寇走醴泉興平承疇夜渡

河

巴州知州楊文明和州同知鄭毓秀俱婪虐戍邊

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誘我文詔擊敗之張全昌

自咸陽出興平之東明日南山老狐、等距我營五十里
我次夏杏村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
擊王永輝往東南過其北走張全昌至涇陽解醴泉之圍
斬二百六十四級夕聞死賊連夜渡渭河走郿縣洪承疇
恐其東奔即舉兵渡河

丙辰洪承疇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走
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是日承疇至盤屋聞寇在扶
風之新集鎮尋走教坊塘河

丁巳官兵至郿縣之秦王嶺值寇張全昌等擊斬一百九

十三級自是商維之寇逃終南山中餘寇西奔興平

總兵秦翼明自鳳翔至襄陽又毛兵新兵各五百人石砮

兵六百人分戍郿西上津蓋冬春之間寇奔豫奔楚奔江

北其勢多而且散今寇萃於秦之西安鳳翔平涼固原力

易專也然可由棧道徽階以入漢南其商維鎮山可出內

鄉浙川郿西上津以入襄郿

辛酉零、三千騎入渾源州殺梁之孟於車廠村

武英殿中書舍人謝宸以潛回削籍

丁卯遼東總兵官祖大壽聞建、五、六千騎屯九華山即

率兵至吳錦廟迎戰卻之

乙亥大學士吳宗達致仕

丁丑贈殉寇貢士李讓吳之秀賈熾張慶雲各寃平知縣

貢生張茂貞張茂恂各順天教授復范杞原官仍贈松江

府經歷尚朝舉贈商丘主簿

六月卯朔予故子備江勝龍祭塋立祠

朶顏三衛長昂等三十六家至會州楊樹川執哨總陳尚

義求款

流寇迫維南圍攻老營

壬午前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玄默削籍仍下法司

兵科給事中宋學顯

道御史張縉曾各劾大學士溫

體仁貪擅并及王應熊以先是楊一鵬議移鎮應熊擬旨

不必移鎮故學顯劾之

先是刑科給事中何楷言輔臣王應熊私於楊一鵬自認

比之名非比之實誤之罪非故之罪然就應熊原疏敢辭

比之實故之罪予首輔溫體仁疏辨恨與吳振纓為戚且

云往時撫按逮問必奉改票而後敢提試思皇陵異變體

仁何不以此逮治請而徒以拘例藉口也事屬已往臣無煩

贅疏上者有可異者二事舊例既非發抄外無由知非奉
旨則即抄不傳臣初十日具疏原不送閣揭十四日始奉
旨而體仁於十五日疏辨則奉旨後也若應能於十三日
據臣疏語先奏辨時旨在下應能在外宅何由而知自非
有人往來密偵其能漏禁中語乎此臣之未解一也舊例
奉旨下各衙門必由六科看詳抄發如六科官上章得旨
必傳本科官親至會極門接奏或密封亦必傳科官赴門
恭接填職名簿上存押臣疏十四日奉旨臣同官李汝燦
在科不見傳及查簿則錦衣衛旗役送到云直日百戶趙
先修費疏送錦衣衛堂上開訖臣不勝駭愕若然則疏旨
不由科抄而傳各衙門之疏可別衙門冒接逐日散本之
制壞矣果宥有傳奉令其徑送宜明說以杜矯託此臣之
未解二也於是溫體仁王應熊各疏辨
丙戌禮部議王府官考察聽王自分別移諭各藩知之
監視茶馬太監李奇懋奏去年八月安定馬匹掠盡
丁亥故都指揮高明臣楊守明各贈游擊將軍俱隆德敗
沒

建一屯閭陽驛

戊子西。四五萬騎出套屯花馬池興武營分三千騎掠鹽池韋州下馬関

六安州同知路之泰貪虐戍邊

李國樑為鎮朔將軍總兵官鎮守宣府

己丑陝西官兵擊賊於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魯將王登高山明日被砲攻又見執

庚寅建小慈收插漢虎墩免慈妻及陝西土霸王囊等部約萬餘人東行其精騎仍留黃河東岸自趨朔州犯平遠路鉄山堡

西犯大同之迎恩鎮胡堡

錦衣衛指揮使王世盛落職以訊楊一鵬遲緩也

予故遼東總兵官太傅寧遠伯李成梁祭墓禮部署部事

右侍郎陳子壯言成梁除本爵襲贈移吏部查例議覆外竊念成梁馳驅疆場者四十餘載先後血戰斬馘首功一萬五千三百餘級拓地百七餘里至於繫遼把亥滅阿台擒王杲皆名渠雄長一時威震烜赫譽震夷落即古稱衛霍之功何以加焉據科臣宋一韓疏恭撫鎮割地媚大抵謂寬奠六堡生聚開墾已十餘年後因戎心巨測爭擾

時起撫鎮屢開邊釁銳意招撫將種地之家概作逃民迫
還故土以致六堡甌脫科臣亦知寬奠六堡為成梁所開
拓矣其拓其棄豈無根因臣愚為此一節不敢執一面之
詞頗備稽訪亦嘗聞遼東寬奠邊外百餘里地名張其哈
喇海子乃華夷接壤一挈膏腴時邊地稍寧漢人往、出
塞掘參生聚日繁輸稅於建州建州亦陰其利取成梁再鎮
遼東恐奸徒勾引為山西板升之續遣叅將韓宗功收回
漢人皆安土重遷遂縱火焚其廬舍催督過峻值春冰未
泮人渡冰裂溺死甚衆南人吳大受有愛壻亦溺其中深
懟宗功以及成梁乃為棄地之說徧布都下科臣風聞入
告惜哉御史熊廷弼之勘疏留中遂致案牘湮沒是非異
同無從証據然夷考萬曆之年神謨獨運而武功迭奏惟
御將之得其道也成梁年老乞骸骨始終恩待自丁巳建
州發難在科叅十餘年後盡抹殺其生平血戰拓地擒王
之功似非通論古有千金市駿骨如此勲伐其骨雖槁其
氣猶騰若出自恩命全給祭葬則所以作氣而招良者又
可勝道哉 上從之

兵部覆洪承疇以建、突入河套另設提督料理三邊王

承恩吳三桂祖大弼三方聲擊延綏寧夏二梅設伏 上
從之

壬辰建、趨陽和叅將丁奎光值之把總趙科敗沒趨神
池距代州十里踰忻州不攻而去

乙未順義縣地震

逮京山知縣李春華以婪甚

前刑科給事中李汝燦言天暑乞寬繫囚胡澥等不許奪
俸三月

丙申建、自黑河欲犯太原固關

丁酉巡按陝西御史傅永淳劾巡撫李喬庸懦玩寇命免
官議罪

叙太康戰功進祖大壽太子少師祖大樂右都督餘陞賞
有差

戊戌誅故總督尚書楊一鵬其巡按御史吳振纓論死初
刑部郎中紀克家引盜陵樹律論一鵬一鵬誅數日克家
晝見之於署遂仆地不三日卒

己亥建、攻忻州定襄

先是科給事中何楷論王應熊旨未下應熊奏辨 上

以泄旨詰應熊家人王心良擅入閣禁逮^併直日中書舍人
劉天錫沈庭松郭時奏王鍾龐郭思隆張始音李蔚起吳
彥明等七人各下獄降二級直事如故仍戒縱入私覲章
奏者蓋何吾駟不滿應熊思傾之錢士升力劑其間

庚子建「掠五臺

壬寅官兵值建「於定襄失利

甲辰閣臣請開通州河濟運自通州至大通橋四十里歷
五壩俱從舟每石費若干自大通橋入齊化門車運三里
而費與四十里等此三里河形雖具未深廣如浚之仍設
二閘移提督於大通橋主事公署於齊化門外見費萬緡
而歲省車費多矣上從之戶部覆允已以形家言止蓋
忌者陰阻之也

乙巳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王錫命救寧州敗城陷

丙午上御門召廷臣於階旁列几研諭廷臣才品朕未
徧知今試票擬一疏閣臣尚書立階上餘分班試階下中
官奉跪各分一帙并二小東傳諭將疏票擬書於東上一
藁一騰九卿詹翰各擬進次日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
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馮之騏張元佐張居下吏部錄其

年貌履歷上之并推在籍諸臣堪任閣員者
陝西援剿總兵官曹文詔至婆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
是月安慶大水

程

